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五

襄十年 十五年

襄公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

柤同 榘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公至自會

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

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

公孫輒 戍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莊加切會吳子壽夢平聲也三

月癸丑齊高厚相去聲犬音泰子光以先會諸侯

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犬子以會諸

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弃社稷也其將不

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

壽夢吳子乘也柤在今嶧縣去偃陽八十里鍾離楚邑在今鳳陽縣東四里齊世子光以吳子未至先與東諸侯會非初意相期故不書于經高厚高固子皆不敬並言

厚與光也經書春傳言夏者經溯徵會之初傳記會時

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

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音謹父音甫輦重如役

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同懸門發聊音騶

人紇恨發切挾音決之以出門者狄虓音斯彌建大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

以成一隊徒對切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

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同陸

閏月六日

則又縣之蘇而復上

上聲

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

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

請班師知

音智

伯怒投之以机

同几

出於其閔曰

女

同汝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

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

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

矣余羸

音雷

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

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

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

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偃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

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

以死請乃予宋公

偃陽姪姓國祝融孫陸終第四子求之後

其始封于鄆偃陽其別封也故城在今嶧

縣南五十里宋服事晉向戌又賢故欲取

偃陽封戌為附庸秦堇父魯孟氏家臣重

載重之車輦手挽也縣門者編版廣長如

門施關機縣于門上寇至則發機下之耶

人紇魯耶邑大夫孔子父耶今曲阜鄒縣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五襄公

三

者。偃陽人發下縣門。門者不得出。郟邑大夫手扶縣門以出之。言其多力。狄虺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百人為隊。以成一隊。自當一隊也。縣布垂布。下以試外勇者。董父三上三陞。主人嘉其勇而辭之。遂帶其斷布以誇于軍。机儿也。成二事。謂滅偃陽。封向戌。亂命謂阻師命。不汝違。謂留師旅。從伐偃陽。無武守。謂二人無武藝。可守。欲易余罪。謂推罪主帥。重任。謂代二人任罪。必爾乎。取之。謂取誅之。書曰。遂滅偃陽者。言因會滅國。非之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

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上聲旌。卒享而還。及

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

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

宮。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

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

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桑林。商樂名。湯禱于桑林而得雨。故以為樂。宋承殷祀。有天子禮樂。魯以周公故。亦有天子禮樂。賓享賓。禘。三年大祭。同賓于禘者。當時之失。荀偃士句特引過謬。以諂

晉侯耳。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題識表也。以大旌表行首。引舞人而入。其狀非常。故晉侯懼而退。遂有疾也。著雍晉地。桑林見者。見于卜兆。有閼疾差也。武宮武公之廟。偏陽非夷。而謂之夷。俘者諱伐中國也。內史掌爵祿廢置之官。選偏陽族中賢者。使承其先祀。而居于霍。善其不滅姓。故曰禮也。霍在今霍州。本晉獻公所滅。孟獻子嘉秦堇父勇力。故使為右。其子丕茲為孔子弟子。傳言其父以力聞。其子以德著。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

音母 庚

訾母宋地在今鹿邑縣桐門宋北門

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侵在九年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凶。病不猶愈於凶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

襄牛衛地在今睢州西國病者師數出而疲也楚命受楚命伐衛皇耳皇戌子繇兆詞衛侯時出師救宋故諸臣獻兆於定姜孫蒯林父子犬邱宋地今永城西北三十里有犬邱集

初八

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部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

楚鄭侵魯不書者服虔云從晉而不能服鄭復為所侵恥而諱之蕭宋邑在今蕭縣西北競疆也三士子國子駟子耳簡公幼而三子專政災宜及之

莒人閱

去聲

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諸侯有討鄭之事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犬

去聲

子光先至于師故

長

上聲

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

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

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洹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

去聲

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

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

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音璧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去聲之焚書

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犬子位當上卿宜在諸侯下晉以齊犬子
 光先至令長於滕故在滕前牛首鄭地今
 陳畱縣西南十一里有牛首鄉尉止鄭人
 黜車滅損其車止獲俘囚子駟言止車過
 制遏不使獻所獲田洫田閼水道十里為
 成成有洫廣八尺深八尺子駟開田洫侵
 削四族之田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鄭
 人並尉氏為五族也公子之徒子駟八年
 所殺公子嬰等之黨西宮北宮皆公宮子
 孔公子嘉也知之故有備不以告人故十
 九年國人討之五族非大夫故曰盜尸而
 追盜先臨尸而後追盜子西子駟子公孫
 夏也子產子國子公孫僑也門者守門人
 羣司家臣司事者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
 人尉駟尉止子也司齊司臣子也子孔代
 子駟當國載言諸司皆各守其位序聽當
 國者之辟法大夫諸司有職者門子有位
 業者皆不順載書之言子孔欲誅之子產

初十

歸焉鄭及晉平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
 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

既上子孔又請焚載書倉門鄭東南門不焚于朝者欲使通國知之

城虎牢欲以逼鄭不書城者魯未與梧制皆鄭舊地梧在今滎陽縣制在今汜水縣鄭不服故城虎牢而置戍將待其服而反之故先繫之于鄭

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亦作鄭而

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

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

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音矯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還：繞也。陽陵，鄭地。在今許州西北。潁水出登封縣陽乾山，東流經密縣長葛項城，至潁上縣入淮。子蟜，鄭大夫。公孫董也。克不可命者，言勝負難必，不可命以必克。

王叔陳生與伯輿又作輿音同爭政。王右伯輿王

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

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

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筆音門

閏亦作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

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

賴之而賜之駢胥紫切旄音毛之盟曰世世無失

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音旨乎且王何賴

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

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

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

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

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王叔陳生伯輿皆王卿士右助也史狡周大夫莘家臣瑕禽伯輿之屬大夫古者命

十一

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使宰與屬官代坐爭
曲直也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戶上銳下
方形如圭也宰言伯輿故微賤平王東遷
時從者七姓伯輿之祖與焉為王具犧牲
器用以供祭祀王賴其功駢旄赤牛牲重
故曰重盟底至也瑕禽言故微賤則不能
至東都受重盟今伯輿貧乏正由王叔不
良政以賄成隨財厚薄以制政刑放於寵
刑法操於寵臣也師旅之長皆受賂故不
勝其富而善人貧圖議也宣子知伯輿直
不欲自專故推之天子合
要合要辭契要契之辭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凡卜郊不從必卜免

吉而不敢免故直書不郊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讀本卷十五襄公

十一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

同盟于亳城北 公至自伐鄭無傳 楚子鄭

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

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

于蕭魚 公至自會無傳鄭亦與會而服則諸侯息肩矣故以會致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

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

諸僖閔側慮切 諸五父音甫之衢正月作三軍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去聲季

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

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

為臣不然不舍同捨

尚書伯禽時魯人三郊三遂魯頌僖公時公徒三萬魯本具三軍此云作者三家自

為制度各專一軍非古制故曰作叔孫以季武子當專魯不能使二家並立故曰政

將及子子必不能其後二十餘年至昭五年果改此制僖閔僖宮衙門五父衢魯城

東南道名三子各毀其乘以下盟詛要契之辭各毀其乘者采邑多公地少車乘不足數三子各以私乘補之以其役邑入者謂使其乘之人為季氏役者無公征不為季氏役而自入于公者使公倍其征明設利病之條使民趨己也使半為臣若子若弟者自臣其子弟之半而以其半歸公使盡為臣者盡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者制軍分民不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音機

亾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同避之

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

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

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

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同悅之使疆場

音亦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

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

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

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幾近也疾急也致死致死力也使疆場之司惡於宋者使侵犯宋邊鄙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

于鄭門于東門其莫同暮晉荀罃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

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

西濟去聲于濟上聲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

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

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

蕝紆粉切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畱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去聲惡去聲獎王室或閒去聲茲命司慎

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

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同墜命亾氏

陪蒲北切其國家

齊大夫子光先至故列莒滕上宋向戌不書者宋公在會也舊許許之舊都今為鄭邑

北林在今中牟向在今尉氏瑣在今新鄭北皆鄭地也濟隧水名與滎澤合亳即亳

城在今偃師道敝而無成者數伐鄭而無功也蕝年過糴也壅利私山川之所出保

姦藏他國之罪人畱慝有惡而不去獎助也司慎司盟二天神羣祀在祀典者先王

諸侯始祖之所自出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是也先公始封君也七姓魯衛鄭曹滕姬

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妣姓薛任姓十三國而言十二者晉為盟

主不自數也殛誅也陪斃也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賈公彥二十一襄公

三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乞旅乞師也鄭伯逆楚示服也秦伐宋不書不與伐宋而還

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犬

去聲

宰石彘敕略切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

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

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

人言使去聲人也

悉盡也行人無罪而楚執之在蕭魚會前經書蕭魚會下者會畢而後告執也石彘

非卿故不書

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

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

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

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

叔盭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上聲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

鄭東門渠門也趙武入盟子展出盟皆不書不及魯也蕭魚會在十二月而經書會

及公至于冬前史失之斥侯築土為壇五里一侯有兵警則舉烽火以遞相告戒今鄭服不復用兵故納之叔肝叔向也告諸侯者亦使赦鄭囚獲苟有藉手鮮不赦宥其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宥其前愆有德如是不敢不承命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

苦回切

師觸師蠲廣

去聲車

輓

徒溫切

車滔

述倫切

十五乘

去聲

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歌鍾二肆及其搏磬女樂二八晉侯

音博

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

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音洛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

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都編切天

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

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橫陳之車。軌車，屯守之車。涓耦也。射禮云：二算為純，涓純古字通。凡兵車總言之也。歌鍾，編鍾十六枚。為一肆。肆，列也。鑄大鍾也。女樂二八二列也。凡十六人。九合諸侯，謂五年戚城棣七年鄆。八年邢邱。九年戲。十年祖。又成虎。年十一年亳城。蕭魚也。殿，鎮也。詩言諸侯有德，可以鎮撫王家，攸所也。便蕃，數也。言雖疏遠之人，亦數來在其左右。安德者，和其心。仁以厲之，厲風俗以仁也。書周書程典云：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楚策虞卿云：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蓋卽此文。盟府，司盟之府。司盟，掌會同盟約之載藏功勳典冊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

上聲

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

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

濟自輔氏與鮑交代，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

晉師敗績。易

音異

秦故也。

庶長，秦爵也。經不書救鄭，鄭已屬晉。輔氏有河津，在今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音運

夏，晉侯使士

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

冬，楚公子貞

帥師侵宋。

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音運取其鐘以為公盤

台魯地在今費縣武子既救台遂乘勝入鄆以報其來伐也鄆莒地今沂水縣東北四十里

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

拜前年伐鄭師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

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

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才故切蔡音臨於周公之廟壽夢即乘服虔云壽夢發聲蓋兩言壽夢一言則乘也臨於外者於城外向其國而哭宗廟所出王之廟祖廟始封君之廟禰廟父廟也周公之廟即祖廟六國與魯同祖周公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取鄭在前年楊梁宋地今商邱城東南三十里有楊亭

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

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晏桓子名弱晏嬰父也若而人者不毀不譽之稱妾婦之子言非嫡也父之姊妹曰姑姊妹陰里周大夫結成也

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士魴聘在此年夏公適如晉順拜士魴之聘非大國來聘必欲君親往拜

秦嬴音盈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

人寧禮也

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子庚公子午莊王子也禮諸侯夫人父母既歿則使卿聘而代甯

經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邾音音秋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傳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

也

書勞書勳勞于策桓二年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告廟飲至書勞為三禮如偏行一禮則亦書至三禮皆不行則闕而不書此傳因獻子之事而發明凡例

夏邾

音亂

分爲三師救邾遂取之凡書取言

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邾國名故城在今濟甯州南五十里分爲三者分爲三部師魯師也經不書師者不滿師數傳通言之用師不勞故曰易用大師者成軍而出相距時多則曰滅弗地者勝之而不取則曰入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

音搜

于緜上以治兵使士

勾將中軍辭曰伯游長

上聲

昔臣習於知伯是

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

勾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

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

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

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

卒乘

去聲

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

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

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

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

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

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

二十

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去聲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同憑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竝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之

縣上晉地在今沁源縣北八十里蒐謂治兵命將帥伯游荀偃也范句欲讓荀偃言昔佐中軍以習知于知伯之故非以賢居偃上也於是以及荀偃將中軍士句位如故

趙武從新軍超四等代荀偃將上軍韓起欒黶位皆如故魏絳自新軍佐超一等代士魴佐下軍將佐皆遷新軍無帥故使下軍兼帥之法侈也周書呂刑也一人謂天子善有善慶則下藉其福孚信也詩言文王善用法度故為萬國所信謂能刑法善人若無可刑則役使不均使從事者怨恨自以為賢而無辭讓之心故治世能者在下其上必貴尚而讓之其下亦勉力事上農力勉力也亂則加小馮上上下下相陵是為昏德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去聲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鄢音偃以辱社稷為

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_{張倫切}。窀_{音夕}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_{同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應受多福，謂為君。鄢師在成十六年，宏，大也。春秋謂祭祀，窀，厚也。窀，夜也。謂葬埋從。

先君於禰廟者，從先君而代為禰廟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戮殺不辜曰厲。楚王欲自貶，子囊言君命即恭德，推揚之，知大體。

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_{音異}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子庚，楚司馬。養叔，由基也。戒，備也。覆，伏兵。庸浦，楚地。今無為州南江浦也。詩言不為昊天所弔恤，則致禍亂。

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
畢農事禮也

農功畢可興土功故曰時防邑東防也在
今費縣西北六十里臧氏食邑與西防別

鄭良霄大宰石奭音泰猶在楚石奭言於

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

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以固

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去聲怨其君以疾

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廿三

良霄石奭以十一年執於楚征巡行也先
王五年習卜皆吉然後巡狩不習謂卜不
吉則增德而改卜競彊也良霄不歸則鄭
卿無相偏之患轉得同心怨楚以事晉今
歸霄使霄見廢怨其君憎疾其大夫
夫令大臣不和則不能固事晉

經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

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二月乙

未朔日有食之無傳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

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莒人

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己未衛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卷之十五 襄公

三

侯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無傳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莒

猶以為憾侵魯以報之國小而競於兵湟梁之執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

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

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傳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

去聲吳謀

楚故也范宣子數

上聲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執莒公子務

音牟

婁以其通楚使

去聲

也將執戎

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

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

音披莒

式古切

蓋

戶臘切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

他典切

之田與女

同汝

剖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

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

音預

焉與將執

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

戎惠公蠲

音捐

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

胄也母是翦奔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

戶羔切

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

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音赦戍

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

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居綺切之與晉踣蒲北切之戎何以不免自

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他歷切今官之師旅

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

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

何惡之能為不與音預於會亦無莫贈切焉賦

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音凱悌

徒禮切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

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去聲

吳前年為楚所敗告于晉故會于向為謀

伐楚數吳不德者數其伐楚喪務婁在會

不書非卿也通楚使謂貳于楚故連年伐

魯駒支戎子名朝者行之所在亦設朝位

姜戎者姜姓之戎別為允姓昭九年傳所

謂允姓之姦也戎先居瓜州在今肅州地

晉惠公遷之于陸渾在今嵩縣北三十里

苦亦蓋也爾雅云白蓋謂之苦蒙冒也臆

厚也剖中分也職主也詰朝明且彌德明

德也四嶽堯時方伯姜姓裔胄遠嗣也秦

晉伐鄭在僖三十年殺師在僖三十三年

亢當也角之執其角掎之戾其足踣僵也

離邊謂自離遠曹闕也賦青蠅言君子無信讒齊子亦魯卿二卿與會禮隆于他國故晉人敬之而輕其幣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

諸樊吳子乘之長子除喪既葬而服除季札諸樊少弟曹宣公事在成十三年義嗣

廿四

嫡子舍之置之也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同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驍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同悅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驍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

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音杭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帥音去聲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音去聲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

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情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士鞅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

廿八

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
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去聲之請於晉
而復之

櫟役在十一年中行伯荀偃伯游帥諸侯
之師涇水出今平涼至高陵西南入渭苑
有苦葉詩取深厲淺揭志在必濟也域林
秦地舊說謂在今華州然華州在高陵東
不得言帥師以進也不獲成謂秦不服塞
井夷竈示不反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樂
厲惡荀偃故奔之而歸多遺秦禽者言軍
帥不和徒為秦所乘故大還遷延卻退也
樂鍼厲弟二位於戎路者厲將下軍鍼為
戎右也士鞅士匄子仲江朱公孫師之子
北宮括即懿子攝者能攝整樂
盈厲之子武子樂書厲之父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古旦切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

飲之酒使音泰大師辭師

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

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

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

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去聲必死并去聲帑同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同治八年謹遵

左傳讀本卷十五 襄公

七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
 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
 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
 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音緝使子行
 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
 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
 公差初佳切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
 為禮乎射兩鞫其居切又古豆切而還尹公佗曰子

三月初一

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
 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同境公使祝宗告亾且
 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
 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
 君有豕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亾而已無
 告無罪公使厚同郈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
 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
 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

增淫發洩以病為本也即
遺屬生焉二意

即就也就利猶伏法也

凡帛質必有禮版此者
使人帛質亦必有禮版
曰重年大賜

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
 若之何衛人使犬去聲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
 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
 憂君不忘先君之好去聲辱弔羣臣又重恤之
 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
 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犬叔儀以守有母
 弟鱣布變切又音專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
 歸乎齊人以邾音來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
 歸右宰穀從去聲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

不說同悅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
 公孫剽匹妙切孫林父甯殖相去聲之以聽命於
 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魚變切衛侯衛侯
 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
 其言糞土也匹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
 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
 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
 乎

戒約也諸侯曰視朝君臣皆服元端緇布
 衣素積以為裳宴食亦朝服盱晏也從之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之五 襄公

完

從公於圃。皮冠。田獵之冠。公方射鴻。冠皮冠。禮君見大臣脫皮冠。公既不釋冠。又不與食。言無君人之禮。戚孫氏私邑。孫蒯。文子之子。巧言詩卒章。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如戚居河上。欲為亂。犬師掌樂大夫。師曹樂師名。記鞭撻之恨。欲假孫文子以報公。故請賦此詩。而并誦說之。激怒孫氏。先謂先作亂。帑子也。伯玉。蘧瑗也。奸犯也。從近關出。速避難。子蟠。子伯子皮。衛羣公子。邱宮。近戚地。子展。獻公弟。鄆。衛地。今濮州東二十里。子行。亦羣公子。阿澤。衛地。在今陽穀縣。尹公。佗。庚公差。皆孫氏臣。公孫丁。衛大夫。子魚。庚公差也。言射為禮者。禮射不求中也。鞫車。輓卷者。我則遠者。佗言己未從丁學。始與差俱退。今悔而獨進也。子鮮。公母弟。名鱒。誣欺也。瘠。厚成。叔名。厚。本作邱。食邑名。在今東平州東南四十里。大叔儀。衛大夫。

邾齊地。故萊國。右宰穀。衛大夫。不說初者。言初從君。乃不得已。非所說也。狐裘而羔袖。喻美多而惡少。剝。穆公孫弔失。國曰唁。武仲如齊。不書。非卿也。

師歸自伐秦。晉侯舍同新軍禮也。成國不過

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於是知同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毳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去聲故舍

之。

初六

成國。大國也。朔。知罃長子。盈。朔弟也。盈生而朔死。毳裘。士魴子。十三年。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能立。故舍新軍。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上聲。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

士傳言謂以書上陳也
旅猶臚也。謂政有失
則商賈相傳告於市
道人說文作道人，近音
其近行而記之也。

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誦，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同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貳卿佐側室支子之服官者貳宗宗子之副善則賞之謂宣揚其善失則革之謂更正其失史為書謂記言動瞽為詩謂諷誦陳諫之詩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盡職也士傳言謂轉達庶人謗者微賤失言君上容納之商旅百工皆以事藝寓諫適人行人也夏世使行人以木舌金鐸徇路求歌謠皆君上恐失常欲廣規諫然後能賞善刑淫保有厥位故民愛仰敬畏之不得有出君之事今衛君自失之師曠欲晉君知懼故止言君德得失若衛臣之罪又不可同日語也

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平聲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庸浦役在前年棠楚邑在今六合縣殿後軍臯舟之隘吳險阨道水淺滯舟處也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犬公右我

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犬師以表東

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同環

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

無廢朕命

王將婚於齊先賜之命胙報也表顯也王室不壞賈逵本如此言王室不傾賴齊扶之服虔本作不懷言王室不能懷柔天下賴齊助王也環齊靈公名纂繼也

右即佑也佑字古佐佑字祇作左右

祐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音杭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亾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亾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中行獻子荀偃也衛有君者言公孫剽已立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則就而安撫之仲虺湯

左相

范宣子假羽毛

同旄

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

羽毛以旄牛尾綴旄首天子游車所建齊人私有而宣子假之也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

去聲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郢楚都今江陵縣楚遷都後未有城郭前令公子變公子儀築城亂而未訖事故子囊遺言以見意君薨不忘增其名者謂諡君以其將死不忘衛社稷者謂遺言城郢也詩言有德者行歸于忠信則萬民瞻望之

經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

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

無傳自作三軍公無

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師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使將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迨齊師退而城成邾則季叔帥師屬辭而觀其情見矣然何以不至成而至遇蓋軍非公有豈能為公用哉軍心畏齊故公帥之而不前也救書次軍能救而已不力也救書至己欲救而軍不前也以城之安自處且締其私交之固以救之危于君兼陷以無勇之譏三桓之罪可勝誅哉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邾 秋八

月丁巳日有食之

無傳

邾人伐我南鄙

冬

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

尤其室曰子有令聞

去聲

而美其室非所望也

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聞

去聲

向戌來報二年叔孫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尤責過也孟孫言已成毀之則畏其勞且聞兄也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為中士禮天子不親迎使上卿逆后而令同姓公侯主婚今周僅使官師來告而單靖公實未來故經書劉夏而不書單子傳亦謂卿不行非禮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

音疲

戎為右尹薦

于委

切子馮憑音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
 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
 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廩尹以靖國人
 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
 官人則民無覬音喻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
 行音杭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
 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公子午代子囊為令尹為子馮叔敖從子
 代子庚為司馬屈到屈蕩子追舒莊王子
 子南也覬心謂覬覦寘置也行列也周徧
 也詩言思得賢人置之位列周禮職方氏

曰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衛服是謂五服之制今不
 言侯服男服者約舉其言自王以下及
 諸侯大夫皆稱其職是詩人周行之志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
 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去聲與

師稜扶廢切又音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音致焉司
 城子罕以堵女同汝音甫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
 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去聲曰朝

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去聲之相易音亦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尉氏司氏亂在十年。子西伯有子產之父，皆為尉氏司氏所殺。四十乘馬，百六十匹。師樂工也。拔慧其名。公孫黑子皙也。良賢也。以司臣為賢而放之。下魯邑在今泗水縣。於是鄭人醢堵女父尉歸司齊三人。私小便其相相師者，千乘之相子西子產言不為子產等殺盜而交易以賂，是以國相而交易二矇。宋廷無人可知。師慧自言淫樂，自汙以甚。宋愚故宋人歸之。

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貳於霸國，故伐魯成郭。成之郭也。時公救成，畏齊師，至遇而還。

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蟻送葬。

邾人亦貳於晉。十二年十四年，莒人皆伐魯。晉欲為會，并討之，以悼公卒而止。明年所以有梁之會。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

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

去聲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

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

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玉人玉工也懷璧越鄉恐為盜所害請死請免死也攻治也富謂賣玉得價

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堵狗女父之族其妻晉范氏女恐狗因范氏作亂為女父復仇故奪其妻歸范氏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五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六 襄十六年盡二十二年

襄公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湨梁 戊寅大夫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齊侯伐我北鄙

齊侯自成十七年柯陵之會遂不復出惟使世子出會大夫聽命今晉為魯執莒邾齊復

伐魯以報之侮晉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

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六 襄公

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無傳 冬

叔孫豹如晉

傳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許乙

切 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去聲馬御改服

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古闕切梁命

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音毗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去聲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

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

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

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

公孫董勅邁切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平公悼公子名彪羊舌肸叔向也代士渢濁為大傅張君臣張老子代其父為中軍

司馬祁奚以老故去中軍尉為公族大夫就閒職也韓襄無忌子虞邱書代程鄭為

乘馬御改服者既葬而改喪服烝冬祭也晉宗廟在曲沃湨水出濟源縣西北原山

東南至溫縣入河湨水之旁有大隄爾雅所謂梁莫大于湨梁也犁比公莒子之號

邾莒頻年伐魯故執之且責其私與齊楚往來經書于大夫盟之下者既盟而來告

也溫晉地今溫縣歌詩必類者使歌古詩各從其義類高厚有二心故歌詩不類時

諸侯權在大夫使諸大夫盟高厚所以規諸侯之志厚遂逃也諸大夫自盟曹以下不言其人舉小邾以概之

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

人歸諸侯鄭子驕居表切聞將伐許遂相去聲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

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去聲夷故也夏六月次于

棫為逼切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

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

及晉師戰于湛丈林切阪音反楚師敗績晉師遂

四月廿五

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許欲叛楚故請遷于晉許大夫不欲遷晉歸諸侯而以諸大夫師討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傳言書會鄭伯為夷故者謂晉主兵而書鄭以晉及諸國皆大夫等夷故推鄭伯主其事棫林函氏皆許地在今葉縣晉師獨進伐楚揚梁役在十二年湛水出葉縣蒲城山東北入于汝湛水北有長隄是晉楚戰處方城山在今裕州復伐許以其未遷

秋齊侯圍郕孟孺子速一作邀徼之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音刑而還

郕即成孟孺子速獻子之子曰莊子徼要也海陘魯之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去聲
 執事之閑音閑恐無及也見中行音杭獻子賦圻
 祈音甫父音甫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
 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
 章宣子曰凶在此敢使魯無鳩音糾乎

齊再伐魯故言于晉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民未息者時新伐許楚圻父司馬掌封

圻之兵詩以圻父為王爪牙不能脩其職使百姓困苦諷晉當急相救鴻鴈卒章言鴻鴈于飛哀鳴磬磬望哲人知其劬勞而安集之鳩糾集也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苦耕切卒

無傳邾子執矣不書卒於晉歸之也歸不書不告也不書葬有怨也宋人伐

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

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

大雩無傳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

鄙

傳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司徒印陳大夫
卑宋不設備

衛孫蒯田于曹隧音遂飲去聲馬于重平聲丘毀其

瓶重丘人閉門而詢呼豆切之曰親逐而君爾

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

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

田于曹隧者越境而田孫蒯林父子重邱
曹邑在今曹縣東北五十里詢罵也厲惡
鬼曹人詢以逐君悖逆即死不得為良鬼
是當憂懣何須田獵謀樂林父逐君在十
四年孫蒯非卿故
伐曹以石買來告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

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

于旅松邾一作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

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

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

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

杙音弋抉其傷而死

齊前年圍邾避孟孺子故曰未得志桃在
今泗水縣東南防臧紇食邑陽關在今甯
陽東北旅松近防地臧疇臧賈紇昆弟也
三子與紇共守防故夜送紇于旅松而自
還守臧堅紇之族無死者使無自殺夙沙
衛奄人故曰刑臣使刑臣唁己是不終所

五月二十日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讀本卷十一襄公

五

賜傳言古士人不肯與奄宦為比伍

冬邾人伐我南鄙為去聲齊故也

齊終未得志于魯故邾人助之

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音毗之室使賊殺其宰

華吳賊六人以鉞音皮切殺諸盧門合左師之

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

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

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

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

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居世切狗瘞狗

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華臣華閱弟臯比閱之子弱易而侵削之盧門宋東南城門幽拘也拘吳妻言與我以爾之大璧傳言華臣貪忍向戌以逐之彰國惡勸宋公掩蓋其罪而自為短馬捶每過華氏之門則助御者鞭馬疾過之瘞狗狂犬也華臣實以冬出而經書于秋者始作亂即來告也

宋皇國父音甫為大去聲宰為去聲平公築臺妨於

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

澤門之質

音昔

實興我役邑中之黔

音琴

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親執扑

音卜切

以行

去聲

築者而扶

恥乙切

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

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

詛

莊慮切

有祝

之又切

禍之本也

周正十一月為夏正九月正農功收斂時澤門宋東城南門即垣澤之門皇國父居

近澤門而面白子罕居邑中而面黑故築者指歌之扑杖也闔以閉廬子罕不喜築

者之譽親扶其不勉者以消祝詛之言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

一作衰

斬菹

七徐切

經

音奎

帶杖菅

音艱

屨食鬻

同粥

居倚廬寢苫

詩淹切

枕草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

麤縗斬者在齊斬之闕其縷于斬衰加三升而如斬衰不緝自食鬻及枕草皆士喪

禮古者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至春秋時尊者始尚輕簡晏氏之老習世俗之文以

晏子服非大夫禮晏子惡當時禮廢獨行古制又不可直斥時人之非故遜辭惟卿

為大夫言己非命卿不得用大夫禮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

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一、襄公

七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曹伯負芻卒于師無傳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

白狄狄之一種成十二年傳晉人謂秦曰白狄及君同州則白狄近秦始來言始與

魯通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上聲子執孫蒯于

純音屯留為曹故也

長子今長子縣純留今屯留縣皆晉地前年衛伐曹晉為曹討執之孫蒯不書非卿

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音杭獻子將伐齊夢與

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同隆於前跪而

戴之上聲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

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

子以朱絲係玉二穀古學切而禱曰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眾庶弃好去聲背盟陵虐神主曾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去聲後戶豆

切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

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

梗陽晉邑在今徐溝縣臯巫名也荀偃夢中並見此巫他日見諸道言所夢同逞快意也雙玉日穀環齊靈公名負依也神主民也數伐魯殘民人彪晉平公名禮四瀆視諸侯晉侯于河稱臣蓋言天子之臣也曾臣猶末臣官臣守官之臣也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湫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

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去聲自其鄉入既許之

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

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尺音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去聲之使乘

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

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

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音洛齊師其遁邢伯

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

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

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音遂

而殿去聲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

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

綽及之射殖綽中去聲肩兩矢夾脰音豆曰止將

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為私誓州綽

曰有如日乃弛式氏切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

丙亦舍同捨兵而縛郭最皆衿去聲甲面縛坐于

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

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

以下軍克邾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

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去聲門之萩音秋范鞅

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

子斬其櫛敕倫切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

郭南郭劉難音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

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

門于東閭左驂迫還音旋于門中以枚數上聲闔

齊侯駕將走郵棠犬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

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去聲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天子

抽劔斷上聲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一作南及

沂

濟水歷齊魯界魯濟在魯界者也濙梁會
在十六年平陰齊地今平陰縣東北三十
五里其城南有防防有門于門外作壘橫
廣一里莫如守險者言防門非險地不足
恃也析文子齊大夫名歸父字子家巫山
在今肥城縣北二十九里斥候也旆而疏
陳疏建旌旗陳兵以示多也左實右僞左
則以人右以衣服僞為人形載旆以先驅
也輿曳柴以柴繫輿後曳以行使揚塵齊
侯脫歸去旗潛行也班馬杜預云班別也

夜行馬不相見故鳴殖最不欲夙沙衛殿
衛恨之而塞其道故二子被獲脰頸也衷
中央也袷甲不解甲京茲在今平陰縣東
南郭在平陰縣西盧在今長清縣西南二
十五里皆齊地申池申門之池雍門齊西
門楠木名公琴或曰頌琴也揚門齊西南
門東闕齊東門枚馬撾也闔門扇也殺犬
門中以枚數闔皆輕敵示暇之意郵棠齊
邑在今即墨南八十里郭榮齊大夫略言
欲略行其地不能久畱濰水出今莒州箕
屋山經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而入于
海沂水出今曲阜尼山西至滋陽合于泗

鄭子孔欲去上聲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

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

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
 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
 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
 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去聲者稽首而對曰諸
 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
 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
 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
 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
 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

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之然切然一作遠焉于委切子

馮音憑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宵靡獻于雍去聲

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
 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
 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子庚楚令尹公子午也揚豚尹宜楚大夫死不從禮者言生不能繼先世之勳死將

不能如先君之禮。子庚請嘗，謂試其可否也。汾，楚地，在今襄城縣東北。子張，公孫黑肱也。魚陵，魚齒山也，在今汝州東南五十里。上棘，在今禹州南。潁水，枝流所經也。旃然水，出滎陽縣南三十五里，北流入京水。胥靡，獻于皆在今偃師縣。雍梁，在今禹州。梅山，在今鄭州西南三十里。蟲牢，在今封邱縣北二里。純門，鄭西郭門也。信，再宿也。魚齒山下有澠水，故言涉師曠歌風服虔云：十二律卯戌夾鍾無射，以北為北風。辰酉姑洗，南呂以南為南風。杜預云：吹律詠八風，南風音微也。天道在西北者，歲在豕韋，月又建亥，不時言楚出師背時。在其君之德者，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漵音郭

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衛孫

林父音甫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無傳釋怨

也。不廢喪紀以修舊好禮也。城西郭叔孫豹會晉士

匄于柯城武城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母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

疆我田取邾田自鄆音郭水歸之于我晉侯先

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

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

束錦加璧乘去聲馬先去聲吳壽夢之鼎荀偃瘳

疽生瘍音羊於頭濟河及著雍去聲痲目出大

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音納請後曰鄭

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音管而

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

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

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

曰吾淺之為丈夫也

沂上曲阜城南沂也督揚即經文祝柯在今長清縣泗上曲阜西北泗水疆我田正

邾魯之界也鄆水出自嶧縣至魚臺縣入泗邾在魯南田在鄆水北今以鄆水為界

取邾鄆北之田也六卿還過魯故公享之賜以服如鞶之役惟無先路耳荀偃主將

故特賄之束五匹也乘四匹也吳壽夢以鼎賄魯因名之古者獻物必有以先之今

以璧馬為鼎之先也瘳勞病也疽癰也瘍頭創也著雍晉地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也

視不可含目開而口噤也嗣事謂成其事淺之為丈夫言測人犬淺

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樂魴樂氏之族不書者林父主兵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平聲雨焉若常膏去聲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拜師拜討齊之師范匄代荀偃將中軍黍苗詩言方伯待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六月尹吉甫北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言其匡王國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

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亾之道也

林鐘律名鐘應此律遂以名之令德者銘其德也言時計功動以時而有功也稱伐者稱其勳伐也借人言其借晉力也彝常也彝器鐘鼎之屬幸于大國謂幸勝今昭所獲當使齊怒

六月十五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音聲姬

生光以為犬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

生牙屬音燭諸戎子戎子請以為犬子許之仲

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音去聲諸侯難光之立也

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

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

東犬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犬子夙沙衛為

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

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

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

公子牙於句瀆音鈎音豆之丘以夙沙衛易音亦己

衛奔高唐以叛

兄子曰姪顏驥二姬母姓懿聲皆諡也諸子諸妾也二子皆宋女廢常謂廢嫡立庶難言事難成也列于諸侯者光數與會盟東犬子光者廢而徙之東鄙婦人無刑者無黜刑之刑不在朝市者婦人不暴尸齊侯卒于五月經書七月者光定位後來赴句瀆之邱齊地高唐故城今禹城縣北

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禮喪不加師不必待君命始回師春秋嘉之故詳書其至與還穀齊地在今東阿東

二十一
六里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薑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伐秦在十四年子蟜勸諸侯濟涇故善之大路革路榮天子之賜故舉其摠名使以行使用以葬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灑藍齊地今臨淄縣郊外高厚從君昏德廢嫡立庶

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難去聲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

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

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

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古危切之子

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

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

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

七月初五

武英殿本重刊

三傳言之卷一

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西宮之難在十年純門之師十八年楚子庚之師也子孔之見殺也以專且亂故國人討之子然子革父朱子圭嬀皆穆公妃一朱女一陳女也士子孔子良父亞次也鄭僖四年魯襄之六年鄭簡元年魯襄之八年子革為右尹傳言子革賢且善楚能用材故特著其官

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

衛在城上號平聲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

揖之乃登聞師將傅音附食音飼高唐人殖綽工

僕音樓會夜縋音墜納師醢衛于軍

圍高唐討夙沙衛也號呼也衛志在必死故不順齊侯而登城衛聞師將附城乃為食食高唐人使戰也殖綽工僕故齊大夫因高唐人會食而納師乘所不備

城西郭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兵器為林鍾故懼而築城西郭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音遂故穆叔會范宣子于

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胙敢

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

城武城

大隧齊地在今高唐柯亦齊地在今陽穀東北五十里載馳詩四章言控于大邦誰

同治八年謹遵

三傳言之卷一襄公

六

因誰極控引也。穆叔猶懼齊，既與晉為柯之盟，又見叔向而賦此詩，欲引大國以自援。武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與齊近，故築城。

衛石共同恭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蹙。

求月切其本必不有其宗。

共子石買也。悼子共子之子石惡，蹙猶拔也。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

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盟于澶市然切。淵。秋，公至自會無傳。仲孫

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

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老如

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

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

督揚之盟故也。

莒魯連年用師，自前年盟于督揚，二國和始共盟結好。向莒地，今沂州府西南百里。

有向故城。

夏盟于澶市然切，淵齊成故也。

前年大隧之盟成而未定今復與諸侯會以定齊成澶淵衛地在今內黃縣南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

伐邾以報之

驟數也既盟澶淵今又伐之非禮也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

以蔡之晉欲背楚也其母弟與兄同謀故出奔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

八月初十

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音預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去聲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

慶虎慶寅皆陳執政大夫畏偪者恐公子黃奪其政與蔡司馬同謀者同欲之晉也公子黃以楚人來討故奔楚自理先君蔡文侯之父莊侯踐土盟在僖二十八年無

常徵令無定也春秋罪公子變違眾故著國討之文公子黃無罪見逐故書曰陳侯之弟以罪陳侯及二慶

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齊魯結怨相攻伐絕聘禮澶淵盟後始結好如初故使卿脩聘以繼好息民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徒亂切

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

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平聲之卒章公賦南

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向戌來聘在十五年褚師段共公子子石也武子賦常棣自七章盡于八章取妻子

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合好當如室家兄弟也魚麗詩取物有維時喻聘宋得其時南山有臺義取君子為邦家之光喻武子使不辱命為國光去所避席也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

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音甫甯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

諾惠子遂卒

悼子甯喜也甯殖遺言納故君復啟二十六年之亂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邾庶其

以漆音七 閭丘來奔 夏公至自晉無傳

春來公以夏至則受庶其者季孫耳李廉曰經書三叛人此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一年黑肱春秋內大惡諱此皆直書不諱者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與僖十七年公會淮未至而直書滅項義同 秋晉欒盈出奔楚 九月

庚戌朔日有食之無傳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

食之無傳日食之變起於交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去交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此年及二十四年則頻食也然漢世亦有頻食者高帝三年及文帝三年是也或傳寫誤歟抑 曹伯來朝 公會晉天道遠而難知歟

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拜十八年伐齊之師及取瀋水之田

邾庶其以漆音七 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

姑姊妻去聲之皆有賜於其從去聲者於是魯多

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

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
 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
 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
 是賞盜也賞而去上聲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
 在上位者酒西禮切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待洛切
 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
 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

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
 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
 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漆閭邱皆邾地今鄒縣北有漆鄉鄉之西
 北有顯閭亭父之姊曰姑姑列女傳稱梁
 之節姑姑謂父之妹是也則是宣公之女
 成公之姊宣公卒已四十年襄公此年二
 十四歲不應有未嫁姑姑也杜預云寡者
 二人蓋一姑一姊杜義為允詰盜治盜也
 四封謂巡徼素嚴外盜謂庶其也阜牧賤
 役也自阜至牧有八等夏書言念茲在茲

者謂念此所行之事欲施之于他者先可施之於此身然後行之釋茲在茲者謂欲有所治除于人亦當自念此身無過然後除之名言茲在茲者謂欲名此事言此事亦皆當命可施于此身然後出之允出茲在茲者謂誠信之心出于此身則善亦誠在此身也信由己壹者謂信實由己專壹然後善功可念此引書義與今書義殊庶其非卿書名者重地也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執公

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仕居來奔叔孫還

音旋奔燕

慶佐崔杼黨公子買牙之弟公子鉏叔孫還齊公族皆牙黨莊公斥逐親族使崔慶

勢成終不免于殺弑之禍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遺子馮音憑為令尹訪於

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

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去聲

裘鮮上聲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

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

申叔豫申叔時孫多寵謂大臣強王弱謂政教微也繭繭衣也禮記玉藻繭為繭謂衣納絮也瘠瘦也血氣未動言無疾使子南為令尹子南追舒也明年楚殺之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亾也

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
 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平聲亾室矣懷子
 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
 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
 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
 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
 為之徵懷子好去聲施去聲士多歸之宣子畏其
 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直豫切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

嘉父

音甫

司空靖祁

音丙

豫董叔祁師申書羊舌

虎叔羆

彼皮切

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為不知

同智

乎叔向曰與其死亾

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

音附

見叔向曰吾為

去聲

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

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

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

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
 奔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
 行去聲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
 罪於樂王鮒對曰不奔其親其有焉於是祁
 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
 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同勳如字明徵定保
 夫謀而鮮上聲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
 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以奔社稷不亦惑乎鮒殛而禹興伊尹

放大

音泰

甲而相

去聲

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

公右

同佑

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奔社稷子為善

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

同悅

與之乘

去聲

以

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
 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
 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
 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同汝女敝族也
 國多大寵不仁人聞去聲之不亦難乎余何愛
 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樂懷子嬖

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去聲樂盈過於周周

西鄙掠亮音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

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

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

焉其子厲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弃

書之力匹臣猶有所逃若弃書之力而思厲

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

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

焉使司徒禁掠樂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

輶音袁

環音袁

桓子樂厲懷子樂盈范鞅奔秦在十四年

樂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范氏堯後

祁姓也幾亾室者言亂甚桓主樂厲也不

怒而以寵報之言不為厲逐鞅而反寵之

以祿位同官而專之者同為公族大夫而

鞅專權勢蔑從之者言欲以死作難徵證

也著晉地在外而逐之使離其黨而易遣

也箕遺以下十人皆樂氏之黨羊舌虎叔

向弟籍偃上軍司馬叔向引逸詩言君子

同治八年謹遵

三專賣本卷十一襄公

三

鮮過者有暮動也。惠訓不倦者，惠而無疆也。蘇禹事言父子罪不相及，伊尹放大甲及悔過而復之，犬甲卒無怨心，而仍使之相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美而不使者，不使視寢，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必生非常之物，以喻人美則必生異人也。傲衰也，國多大寵者，謂六卿專政，周人掠欒盈，謂劫其財物，行人王行人也。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范宣子為王所命之卿，故曰王之守臣。郭外曰郊，郊外曰甸，罪重于郊，甸者言為郊甸所侵掠也。輸力于王室，謂輔晉以尊周室，大君謂天王，盈自斷其父，厲有罪，亦所謂天奪其魄。欒書遺孽，當滅也。尉氏討姦之官，候迎送賓客之官也。轅轅，在今鞏縣西南七十里。

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即位三年而朝于魯

會於商任錮

音固

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

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商任地闕，錮禁錮也。使在會者不得受欒盈。政須禮而行，故曰禮政之與。政存則身安，故曰政身之守。

知起中行

音杭

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

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

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

知起以下四人皆晉大夫。余何獲焉。言彼不肯為己用也。為彼欒氏。言待之如欒氏。

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

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

役先去聲。二子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

預音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

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去聲晉

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先鳴謂如鬪雞勝而先鳴。十八年平陰役，州綽獲殖綽郭最，故以為言。勇爵設爵以命勇士，識其枚數者，言識其門版之數，亦指平陰事為隸新。言新為齊臣，未及效勇。然二子之勇，已曾射得之。如禽獸可食肉寢皮矣。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公孫嬰齊子也後書叔孫

者為三桓止書叔者皆胙之後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子追

舒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古禾反御叔

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音薦用聖人我將飲

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

也而傲使去聲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去聲

公猶在會而武仲如晉蓋魯之守卿所遣御叔魯御邑大夫聖通明也武仲有智人皆謂之聖故曰焉用聖人不可使言御叔不足任使令也令倍其賦者重征以示罰

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

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

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

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

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平聲之役楚人猶競

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

曰晉其謂我不共同恭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

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

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初宜切

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

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

楚者子侯石孟音子歸而討之溟梁之明年子

嶠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

直又切與執燔一作燔焉閔二年聞君將靖東夏

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閔無歲不聘無

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音疲病不

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

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

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

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徵朝于鄭召鄭使朝少正鄭卿官名晉悼

九年魯襄之八年鄭簡二年魯襄之九年

也戲役在九年大尤大過也實朝而言觀

覺飾詞也蕭魚役在十二年差池不齊也

土實土地所出宗器鐘磬之屬齊盟齊同

也會歲終歲事將終行朝正禮石孟石隼

也溟梁盟在十六年酎酒之新熟者嘗新

飲酒曰嘗酎執燔助祭而受膳肉也將靖

東夏謂二十年澶淵之盟荐仍也惕懼也

口實謂以鄭朝聘爲常事因而譴責之習

爲口實則不堪翦削而爲仇讎

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

之會受盟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

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

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

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受命受錮樂盈之命商狂會在前年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

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共同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

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共同事

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

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

子張其有焉

黑肱伯張也其子段字子石黜官無多受職四時祭以一羊不用少牢殷祭而後用之殷祭三年大祭也慎爾侯度侯維也義取慎法度以戒備于未然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晏子

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沙隨宋地今甯陵縣西六里有沙隨故城晉知樂盈在齊故復為此會以錮之既會而樂盈尚在齊故晏子知齊侯將伐晉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去聲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
 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
 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
 焉音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
 朝轅音觀起於四竟同境子南之臣謂弃疾請
 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
 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音
 殺吾父行將焉音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

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音為

令尹公子齮五綺切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平聲有

寵於遠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

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

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

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

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

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

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

九月初一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
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觀起子南家臣古者有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益祿而多馬納賄亂政也御士御王車者居止也洩命重刑洩君命以重罪也轅車裂也請徒子尸欲請王免尸朝禮殺人者尸之三曰故弃疾三日始請尸以為循君臣之禮弃疾不哀王諫父又以尸父為禮不顯求君又謂君為讎蓋性愚下兩失之屈建子木也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聞申叔之言惶懼而意不在御也生死而肉骨者如已死復生白骨更肉夫子申叔也如夫子謂能以義匡己辭遣之也

十二月鄭游販

普版切

將如晉未出竟

同境

遭逆

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
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音泰叔曰國卿君
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音捨子明之
類求亾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
惡也

游販公孫薑子館于邑者止于邑不復行良游販子大叔販弟游吉也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之昭惡謂讎亾妻者則販之惡益彰

欽定春秋左傳讀本卷十六

同治八年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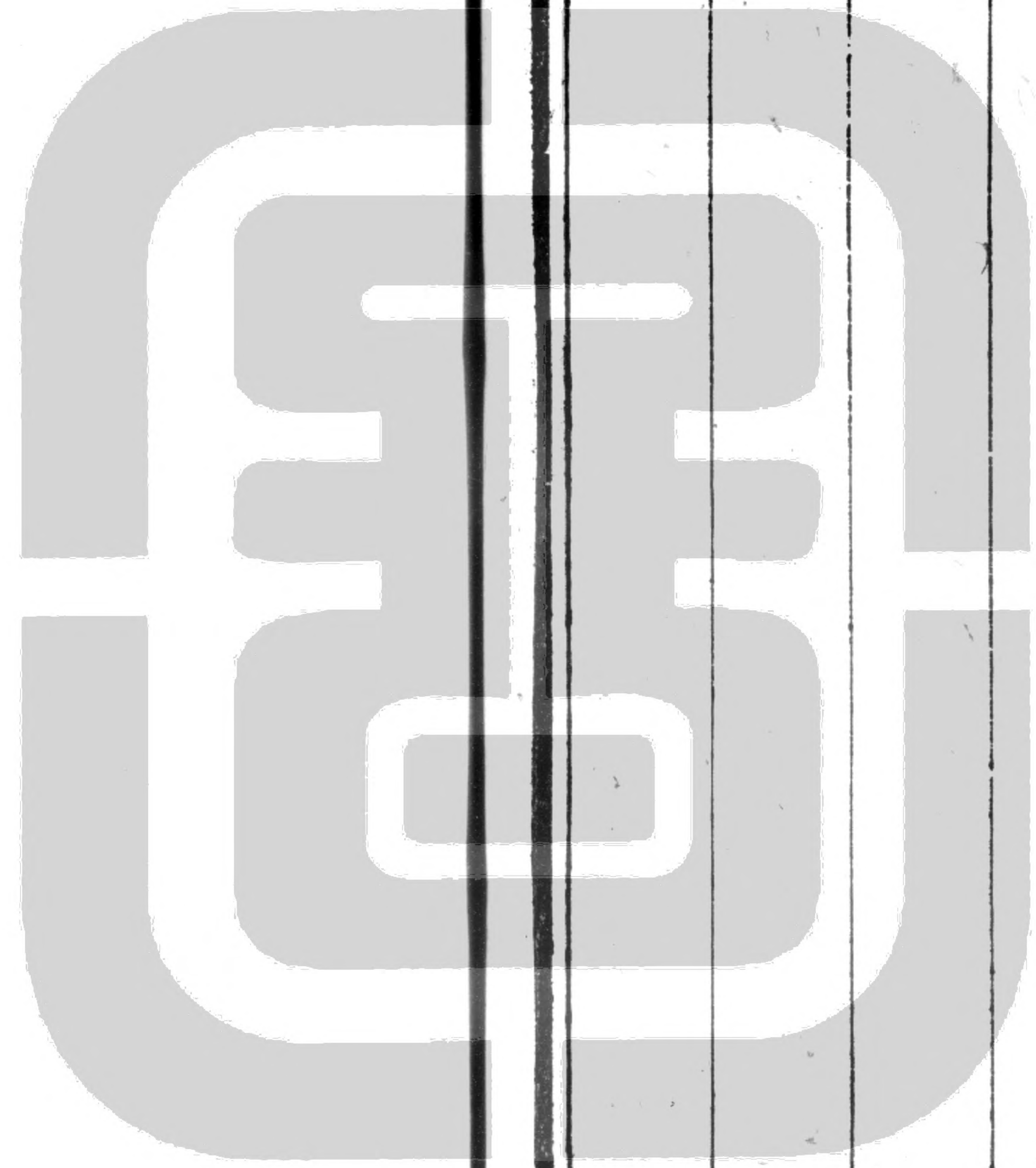
三傳讀本卷十六襄公



武英殿本重刊

古今圖書集成

三



御